



传
644.43
896

陸軍部
公

陸宣公年譜

據集譜增訂

陸宣公年譜 1 冊 13776

唐陸宣公年譜

光緒四年
刻于福州

陸宣公集年譜序

宣公集本有年譜寥寥不及十葉既不足盡生平矣近山陽
丁氏頤志堂集撰有宣公年譜考證校詳然猶有繁所不必
繁略所不可略者蓋公之行事不多表見而經國遠猷全在
奏議卽奏議所言可以知其學問可以知其相業並可以測
其未盡所用使盡所用坡公謂貞觀可復吾意猶不僅復貞
觀已也今若止載目錄忽略其言則如閱仕宦履歷一通啟
發人處少矣故凡深謀讜議多錄精要俾讀者攷其行誦其
言言行表裏而一代偉人寫照紙上矣持是以讀全集已若
食雞取跖或荒僻處所未見全集者得此亦可攬擷大凡此
鄙人撰宣公年譜之意也至如指斥二吳齟齬實參深惡于

陸宣公年譜 序
公異讒謗之朝詎有信史隨文略辨亦瑣瑣無庸吾決知世
無殺人之曾參而已

光緒丁丑九月之望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書於臺陽海東
書院

唐陸宣公年譜引用書目

本集

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鑑

通鑑攷異

通鑑輯覽

權文公集

蘇文忠集

孫氏唐史論斷

朱子語錄

呂成公集

辭文清公集

四庫全書提要

王氏十七史商榷

丁氏頤志堂集

粵督耆公新刊本

唐陸宣公年譜

江西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五月三十日公生

公姓陸名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人曾祖敦信高宗時拜左
待極檢校左相封嘉興子祖齊望代宗時為秘書少監父
侶以蔭補溧陽令母韋氏

集譜

十四載乙未二歲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三歲

二載丁酉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五歲

二年己亥六歲

陸宣公年譜

上元元年庚子七歲

二年辛丑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十歲

二年甲辰十一歲

永泰元年乙巳十二歲

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集傳

閱案少孤史不定何年月玩頗勤儒學語最慧應在十二歲前後丁譜列之二歲下今酌錄於此

大曆元年丙午十三歲

二年丁未十四歲

三年戊申十五歲

四年己酉十六歲

五年庚戌十七歲

六年辛亥十八歲

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集譜

七年壬子十九歲

八年癸丑二十歲

九年甲寅二十一歲

十年乙卯二十二歲

十一年丙辰二十三歲

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贊往謁之鎰

初不甚知留三月再見與語奇之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公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是年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

丁氏晏曰舊書張鑑遷壽州在大曆十一年見本紀公往

謁當在此時 閱案舊譜併敘於十八歲下不及丁譜

十二年丁巳二十四歲

十三年戊午二十五歲

十四年己未二十六歲

帝崩德宗即位以東宮時素聞公名詔對翰林即日為學士數問公計策

集譜

德宗建中元年二十七歲

轉祠部員外郎公性忠盡既居近密感人至重知思有以效報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

舊書

德宗立遣

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公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

俗聽謠俗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聽

吏治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三科登儻又

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賢良四賦經財實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保罷

察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簡官事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

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新書

二年辛酉二十八歲

十一月册蜀王妃文 册杞王妃文

三年壬戌二十九歲

四年癸亥三十歲

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公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曰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應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舊書 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

出於公故當時目為內相后上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丁譜云案新紀在是年十月辛巳 普王荆

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公以兵窮民怨恐生內變乃上

奏論 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

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

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

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眾蓋並脇

從苟得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萃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

論關中事宜狀

通鑑公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

略曰王者蓄威以昭德

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而覆兩京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覷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柄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李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明敕陞隴邠甯更不徵發仍罷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

范氏祖禹曰宣公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論敘遷幸之由狀

通鑑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
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也

略曰陛

下將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
及三年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聚兵日衆供
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
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推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
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民不聊生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
將家以出兵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
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稗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
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

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
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
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
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
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聖旨又以家國
興衰皆有天命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
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
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
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

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天人之
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
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
未之有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恐不宜推
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維新之望惟陛下勤思
焉熟計焉舍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歸
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
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
但在約之於心耳

閱案此篇敘致亂之由寫出民不聊生曲折已可爲于

古龜鑑中間敘不可委之天運極言人事當修亦至誠
惻怛後對鍼德宗猜忌刻覈信讒拒諫諸弊洞若觀火
公納忠於君此其卓卓大者故節錄略詳焉

論當今切務狀

通鑑上問公以當今切務公以曩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

略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陛下先行
之羣情之所甚惡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
歸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
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
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
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靈威
嚴言且無驗矣將欲平禍亂拯阨危恤蒸黎安反側既未

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惟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

閱案上下否隔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古來季世之病大都如此不獨唐德宗也

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通鑑前疏奏旬日上無略曰臣聞所施行亦不詰問又奏立國之才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易乾下坤上曰

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惟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怡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論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通鑑公既上前疏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

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
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
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遠卽詞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略
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
聽納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
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之於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
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
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
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
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
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
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以改過爲能不

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
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
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
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侈言無驗不必
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
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
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
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以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
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
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炫聰明厲威嚴恣彊慢是也下有三諛諛顧望畏懼是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恣懷必臆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又曰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

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况疏隔而勿接又猜忌而加損者乎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

論尊號加字狀

通鑑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

略曰

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秦之日已累謙冲襲乎
喪亂之時尤傷事體豈可近從未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
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

重論尊號狀略曰奉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
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
審量應亦無妨者臣聞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
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
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
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上納其言但改年號

上以中書所撰數文示公公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

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舍此之
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
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
然之通鑑

閱案宣公事上可謂責難陳善之至矣德宗雖未能盡
改然不以為忤所以卒能夷大難而復安其位也
又案以下文目舉其大者其批勅及循例進表之作則
不具錄

興元元年甲子三十一歲

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舊傳 山南道險

公相失在後帝驚且泣號於軍中能得公者賞千金頃之
 公至太子親王皆賀然公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官上
 心庇之公極言杞奸邪致亂上滋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
 為相通鑑公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
 沃謀猷特所親信時有讒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
 已權序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恐其有變為所併奏
 請移軍東渭橋上遣公詣懷光營公還上言賊泚稽誅保
 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
 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
 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
 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規方略漸思制

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
 臣銜命宣慰偶論此事懷光大自矜誇遂云恩命許去事
 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伏望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
 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
 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
 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
 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通鑑
 閱案公規懷光固已昭晰保全李晟尤曲中機會真善
 籌畫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奉天改元大赦制略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

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
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
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已遂用與戎遠近騷
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
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丞
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
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
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
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效順亦
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

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亦
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
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
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通鑑上於行宮廡下藏諸道
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公上疏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爲燒廢公方崇

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
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難無猛制
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
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讒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旣與
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陛下誠近想重圍之殷憂追

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
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
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捐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卽命去其榜
奉天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通鑑上之在道也民有獻
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
之公言爵位極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
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公奏略曰當今
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
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
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
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
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
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止於服色資

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
則授無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
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
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
於瓜果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旣未有實利
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
哉

奉天論解蕭復狀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
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

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
德光被自楊炎盧杞讒亂朝政以致今日又嘗與盧杞同
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
曰蕭復輕朕旋命充山南東西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
也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公曰意復悔行
使之論奏耶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公上

奏略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盾願陛下以加辯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

參通鑑

范氏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奸邪故親盧杞疏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宣公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甯蓄諸心曖昧不決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其德宗之謂矣

奉天論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通鑑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

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公請與李晟一併移軍

略曰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

節度之眾附麗懷光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今因李晟願行更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計亦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上曰卿所料極善恐懷光因此

生辭轉難調息更俟旬時同上

胡梅磻曰公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

龜卜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興

元論解姜公輔二狀 通鑑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

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

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

軍須之急上使謂公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

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略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

名耳相負如此當何處之 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

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

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

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

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

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

利焉所獲多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

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

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

旋罷公輔為左庶子 通鑑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二狀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通鑑上以李晟兵少

欲倚吐蕃以復京城

聞其去甚憂之 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

以問公公上奏 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向者謀誘蕃兵本是

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惟恐後時不暇詳議
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
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
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爲之擒百姓
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倘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
賊泚窮蹙之時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
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
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戾諸帥才力得伸但
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日可期不宜尙
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宋孫之翰甫唐史論斷曰觀公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

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
未有不爲大患者唐高祖以至肅宗代宗往事可驗德
宗熟聞親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賴天祐唐祚
遭疾疫而退不然公所慮進兵畿郊不卻不前外奉國
家內通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賊雖耗亡我亦困竭
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
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
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通鑑上以李晟

渾城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令公條疏以聞

略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

功况今秦梁千里其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

則失君威奉命則害軍事進退躊躇難以爲功不若假以
 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
 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失於斯須而定計
 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
 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
 用人惟陛下圖之通鑑輯覽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通鑑初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

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

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公上奏略曰

楚琳殺帥助賊謂殺張鎰降朱泚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慙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此路若又

阻艱南北遂將復絕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

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

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厚加撫循

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

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况

阻命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上釋然開悟善待楚

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本集奉聖旨比在

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若至甚亦合依例

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

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

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穩便者公

奏略曰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
 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
實事亦會時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
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
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人之多
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
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
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
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
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
力以殄寇讎若并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

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倘有節效尤著理當褒
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
平甄錄非晚

閱案史言德宗納公此奏而止所指陳懇切洞達不由
人主不省悟也

興元論訪求散失內人狀

通鑑上命公草詔賜渾瑊訪求奉天所失內人公奏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循拊而首訪求
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通鑑上問公近

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覷不
追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公以為盜據
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
略曰虛懷待人人亦思

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仇化為
 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讎矣陛下獨斷處
 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游說論官軍
 敗者猜其挾奸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
 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
 拘留謂之安置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
 由是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益堅又曰朝廷僻介於遠
 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
 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
 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
 論替換李楚琳狀通鑑上問公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略
 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

曰今若以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
 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以此時巡後
 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又曰願陛下敷肆肯之恩布
 維新之令然後徵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
 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叢介
 復勞誅鉏

請釋趙貴先罪狀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中云倘迴
 睿旨少俟

開時則發期雖
 延涉路無滯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通鑑上使問公河中既平復有何事
 所宜區處今悉條奏公以河中既平

慮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者如
 此則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復起略曰福不可以
 久微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福可保見得而

忘喪則喪必臻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陛下
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
征重斂之勦財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
莫不涕流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
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
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
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
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
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
之有也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
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
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
征希烈倘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爲之動心哉又曰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
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
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
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
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解以
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
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飭諸鎮各守封疆彼旣計奪算

窮是乃陛下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與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茂惠舍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收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本集上從公言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通鑑輯覽

胡梅磻曰公論李希烈事曲盡情勢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貞元元年乙丑三十二歲

公母韋太夫人在江東

序云省母歸壽春今鳳陽壽州也似當在壽州然去職後又云持喪

於洛俱不解何故姑依本傳文帝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皆爲之置驛鄉

里榮焉集譜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

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

詔 册嘉誠公主文 告謝昊天上帝文 告謝元宗廟

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賈耽東都留守制

策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科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貞元二年丙寅三十三歲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重宥

劫致堂曰陸公自李
泌相後不復諫說豈
帝訪問之遺與以愚
度之正謂長源周旋
三帝間已爲後進嫌
有爭能之志耳
閱案謂嫌有爭能
之意非也長源諫
說已善則不必更
僂論耳庚午以後
長源去論諍遂多
茲可驗也

淮西將士詔 賑卹諸道百姓等詔 優卹畿內百姓并
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議
減鹽價詔 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詔 令諸道
募靈武鎮守人詔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劉滋崔造
齊映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杜亞淮南節度
使制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李叔明右僕射
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廊坊觀察使制 嘉王橫
海軍節度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馬燧李皋賜
實封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李澄贈司空制
徐卿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貞元三年丁卯三十四歲

是年公丁母韋太夫人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
鎮賙贈及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相善惟西川致遺
奏而受之公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
車至洛陽其禮遇如此

集譜

丁氏晏曰公免喪後除官在貞元六年初故知丁母憂
約在三年也

四年戊辰三十五歲

居憂

五年己巳三十六歲

居憂

陸宣公手譜

六年庚午三十七歲

二月免喪以中書舍人權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公伏地而泣帝爲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宰相竇參素忌公公亦疑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舊書

七年辛未三十八歲

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公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舊書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韓愈與祠

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丁譜丁氏晏曰案試題明水賦得進士韓愈等二十三人舊傳旣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誣罔遂復見用

翰林學士吳通元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權序吳通元與第通微見公驟擢頗媚恨公自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

陞官公年譜
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今四方無事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貞元七年通元拜諫議大夫怨望公與竇參交惡參從子從舅嗣虢王則之共危公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通元公遂相矣新書吳通元傳
八年壬申三十九歲

四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公久為邪黨所擠因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為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善良卒致天下沸騰鑿與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公知政事請許

臺省長官自薦屬官

同上

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

不與眾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奸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舊序八年春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

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或累歲無人公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順宗實錄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通鑑貞元八年公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

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賄賂不得實才密諭公自今除改宜自揀擇勿任諸司公乃上奏略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救命之蓋

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舉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者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明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

出主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

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

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有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

通鑑上謂淮西貢賦略論淮西諸道水損處同遣宣慰狀既關不必遣使公奏略

曰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有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秦晉

仇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齊人負

我無我負人同上略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本集前日顧少連奉密旨卿頻與苗粲進官恐卿未知朕意此人郎

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間僻處又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略曰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亦無妨者

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逐但令改授外官伏以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眾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又曰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

則授受不明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奸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又曰晉卿起自文儒致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詎忍及此求之以情既

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少連又向臣說聖諭臣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臣性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實貧豈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和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又曰陛下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賄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汗行助

我聖功矣臣審知此道不惟無益必有甚損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斂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意懇詞繁伏用慙悚

閱案此等文直如布帛菽粟不獨當官立朝可為金鏡
即學者立身行已亦可相資為法吾每喜誦之故錄之
較備焉辨苗晉卿父子事亦侃侃直言足為陟罰臧否
掃除讒謗之著蔡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通鑑嶺南節度使奏近
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

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
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公奏

略曰遠國商販惟利是

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眾舶所湊今忽改就安
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况
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
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通鑑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略曰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

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妄誕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
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納

同上

論邊儲不贍狀略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
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
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
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
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
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家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
城穀價轉貴空中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

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但令畿內和糶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爲兩家之語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蓄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糶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見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一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者斯可謂深失頃

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石至河陰留四十萬石太原留三十萬石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石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石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絕縣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論齊映齊抗官狀

九年癸酉四十歲

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

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定

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舊書先是上使人諭公曰

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言當密封手疏以聞是年五月

趙憬為門下侍郎反疑公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公有隙

通鑑

冬至大禮大赦制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通鑑公上奏論邊備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

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略曰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

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投棄城鎮以搖遠

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

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

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

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饋軍蹙

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

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聲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

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聞井內耗徵求

日繁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

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

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

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軍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

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於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日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甯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閱案此篇文字實經國大猷當通篇全讀以上照通鑑所摘得其大要而已其間猶有當補摘者如云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

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
曰驅退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
則退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云
云此數行包括古今許多邊事六條中精語尙多不能
具錄

商量安置竇參事體狀 又奏議竇參等官狀 請不簿

錄竇參莊宅狀 請依京兆折納事狀 論度支令京兆

府折稅市草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甯狀 請不與李萬

榮汴州節度使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十年甲戌四十一歲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劄子 再奏量移官狀 三奏量

移官狀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通鑑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

謹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收敦實之士公奏之略曰臣竊深惟朝之乏人其患

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

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宰相主吏猶司府主財主吏在

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頃者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

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疏忌則

擬議雖當而罕命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惟繫輔臣恩澤

之厚薄求諸理道未謂合宜以上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又曰君子以

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

則似公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
讒多由於此以上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又曰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

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
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

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或斷於獨見或擢
自旁求進取多門聲實相反以上求精太過之患又曰耀乘之珠不

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
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使

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
蓄怨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身不復則人

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以上嫉惡太甚之患又曰明主不以辭

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同異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

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以上程試乖方

之患又曰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

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苟區別

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今則使人

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但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

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

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以上取舍違理之患又曰覈才取

吏有三衡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

職三日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敷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且欲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以上循故事而不擇可否患臣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裁擇用舍惟陛下圖之上不聽請均節財賦疏凡六條其一條論兩稅之弊略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

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麻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繁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應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稱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略曰穀帛者人之所

爲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兩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
出繒纒布麻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
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
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甚多望勸會
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
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
戶加稅闢田爲課績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
公之道以傾奪隣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
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往倏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
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
惰游服役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

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
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
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略曰蠶事方興已輸
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
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
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
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
皆不行

十一月上書極言裴延齡姦蠹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

斂力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培蒲以靖譖服

讒爲盡節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總

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

惡鳥路翻行下

孟可謂堯代之共工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子桑驩兕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

滔天共

魯邦之少邠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

子貢進曰夫少正邠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

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

心逆而險二曰行偽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

正邠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

除榮眾其疆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好雄有不可以不

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

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

偽翻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

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

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

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

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

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臣謂鹿之與

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

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

左傳申尹無字曰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

堂翻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精激於衷雖

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曰陸論延齡姦蠹書長五千九百

餘字舊書延齡傳雖刪節所存猶不下二千三百字此

關鑑戒豈嫌大繁乎新書乃盡削去僅存數語非是閱

案通鑑載此書甚得要亦不必過繁今從之

十一月除太子賓客無所過從舊書宰相趙憬本公所引

同對嫉公之權密以公彈事告延齡延齡益得為計嘗與

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乃默不語由是上益信延齡而不

直公竟罷公相以為太子賓客順宗實錄及通鑑

十一年乙亥四十二歲

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等與張滂李充

等搖動軍情上怒將誅公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

言論奏乃貶公為忠州別駕公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

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鈔撮

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後辭延為忠州刺史

朝辭日上令宣旨慰安而劍南節度使韋皋累上表請以

代已上銜之不允舊書參集譜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錡黨於陸贄充為京兆尹滂為鹽鐵使錡為司農卿以

職事相關時證延齡之妄故惡之會早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

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

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

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公為忠州別駕充滂錡皆為諸州

長史時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諫

議大夫陽城即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補闕熊執易崔

邠字處仁武城人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

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

萬福聞諫官伏閣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

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通鑑
司馬公通鑑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云德宗在位稍久
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
職而議者乃云由費而然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
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費豈人
情也又贊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
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
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公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爲明州長史及公貶吉甫徙刺忠
州公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遂與深交
舊書

十二年丙子四十三歲

在忠州

十三年丁丑四十四歲

在忠州

十四年戊寅四十五歲

在忠州

十五年己卯四十六歲

在忠州

十六年庚辰四十七歲

在忠州

十七年辛巳四十八歲

在忠州

十八年壬午四十九歲

在忠州

十九年癸未五十歲

在忠州

二十年甲申五十一歲

在忠州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五十二歲

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皇太子即位

改元永貞元年

舊書

順宗即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

未至而公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

舊書

葬忠州屏風山

又名翠屏山

玉虛觀南

今屬四川重慶府

祠祀在忠州治南又嘉興府北府學西南立祠

有司歲時致祭

集譜

新唐書傳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立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青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閱案舊書謂姜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公又素惡于公異

於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陋又以詞詔中書舍人之職請罷翰林學士帝以爲指斥吳通微通元故不可其奏新書亦有與二吳爭寵之云竊疑數者皆當日讒謗之點汚也帝待竇參之薄公三次上疏申理可知相軋之妄詞詔歸中書本舉舊制帝好猜疑必中讒者與二吳不協之語觀他日痛黜通元知公証枉即可明矣至惡于公異一事脛說亦言之攷舊書于公異傳載黜公異詔曰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名升於省闈其少也爲父母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孝行不匱匿名跡於畎畝候安否於門間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至必感乃安於棄斥游學遠方忘其溫清之戀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

宜放歸田里俾自省循其舉于公異官尙書左丞盧邁奪俸兩月據此則公平日薄公異無行則有之非忌其才也此黜亦由議者發之而公適當國遂謂公褊急忌才史臣之無識也公異無行有可黜之道於公無與卽舉者奪俸亦無辭而駕咎於公平新書入公異於文藝傳而不載此詔反含糊不明晰顧吾尙有二事爲公疑者趙憬旣爲公所引旋卽賣公豈平日往還毫無覺察雖誠信處友之道亦似累知人之明李吉甫雖爲公所黜要爲公事無私嫌也後刺忠州公適在貶所正可付之坦然何至初則慙懼後乃深交然則公先實未嘗知吉甫爲人也凡此或記載有失實處姑記所疑於此

唐權德輿翰苑集序略曰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獫狁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諫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與伊說爭衡考其文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別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與

閱案末謂書其官氏景行云云者今悉采入譜中故止節錄如此

宋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略曰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義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此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極小事被他變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

講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
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
然也

宋呂祖謙秀州陸宣公祠堂記曰唐史載陸宣公贊蘇州嘉
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
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
閣吳侯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爲天下劇侯
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
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
論居重馭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
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

子悔過罪已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
懷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
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
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
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疊疊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
所易窺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
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尙可
覆也旣貶忠州閩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
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閒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
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誠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謗不
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縕列於

鄉論者舊矣故嗣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四庫全書翰苑集二十二卷提要云按藝文志載贊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勝子爲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祇有奏議十二卷且稱舊有勝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進呈改從今名疑是衷諸集成此書與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攷尤表遂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大字本二十卷者亦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爲一集而總題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贊集亦有題作陸宣公奏議

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贊傳贊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盡用故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贊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贊論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蘇軾亦乞以贊文校正進讀蓋其文雖多出於一時匡救規切之語而於古今來政治得失之故無不深切著明有足爲萬世龜鑑者故歷代寶重焉贊尙有詩文別集十五卷久佚不傳全唐詩所錄僅存試帖詩三首及語林所載逸句然經世有用之言悉具是書其所以爲贊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繪句之末矣

閱案宣公集今通行者翰苑集二十二卷本也全唐詩存

其試帖三首全唐文又存其賦七首想皆在詩文別集十五卷之內他日刻公集者或附刻賦詩於末卷見拾陸補遺之意賦題目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東郊朝日賦傷望思臺賦月臨鏡湖賦冬至日陪位聽太和樂賦登春臺賦鴻漸賦

明辭文清公瑄陸宣公廟記曰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

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時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靡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斂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卽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

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修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於世教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迹於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

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福州吳玉田鐫字



